

論語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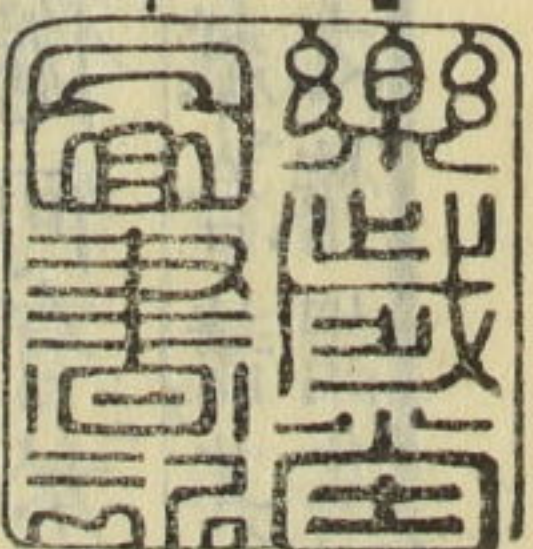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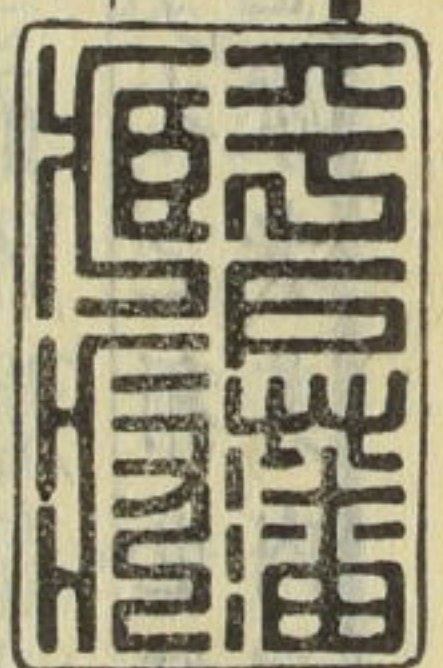
四

□ 12  
917  
7





論語繹解卷之四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述而第七

此篇承前文質知仁數章之旨因本諸夫子身自修德講學之實以見其切要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者令

者發以位諸此之稱也作者以始著物於其中而以將之之稱也竊者不由彼之所許而自取致之之稱也老彭老蓋其姓彭其名也其人未詳蓋先周之善述古者也我老彭者尚其人故稱以內之也

述而不作者蓋謂於禮樂必從古以述之而不設

自作也信而好古者信其所說道之無謬而好學古之人也世蓋有人其所道或有時與古義乖戾此為自好其所好者而非純於好古者如夫子則唯古義是從而不敢自易故曰信而好古也老彭蓋先賢之好古者而夫子自比於其人也夫子蓋以其下學而上達故眾弟子仰之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其聞見於夫子之文行者或至以為夫子特造獨發者也夫子所以有是言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者不安發而中守之之稱也識者藏合諸其魄而以此止之其中之稱也厭者其內容之之情謂其物過

多而以惡之之稱也誨者使其聽受者內出若我且之稱也倦者彼所受之情正合欲休之情之稱也

此夫子學以成其德之旨也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其旨正與此同凡學者之患在聞古義弗施諸已而以誇諸人是以日陷於浮薄輕競而德卒無成矣若能聞古義不欲誇諸人者其必能成之於已焉是夫子之所以尚其默者然而不篤志者朝誦而夕忘易所云存存者與此異故心焉存之乃識之之謂也識而效之期於成性乃學而不厭之謂也誨人不倦者誨人或多見不如已旨易生厭倦之意而

夫子則不為之厭倦以廢其教旨之勤也。誨人不倦乃亦述古中之一務而仁人之志也。何有於我哉者言如能得全此三事則分內所任恰盡矣。其他無可言其未慊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修者承前而不令今絕之稱也。講者會通以致疏明其義而以定之之稱也。徙者轉置諸其隔遠所受之稱也。

前章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一事也。而其辭及於德與學故此章承接增發其旨之深矣。修德者乃易所謂修辭立其誠者是也。蓋辭理會

於中實為德性之所基矣。是故欲修德者必先其所存之辭。故夫子又繼之而曰學之不講也。學則多所聞見則知惑志亂難以施用矣。是以學貴講習雖以講習固而塞則其亦不講習也已。故曰聞義不能徙也。講之既聞其義當從則其亦舍而就之。然而未以省諸其躬行改其不善也未足謂之盡其實也。故修德以學守學以行而後其善為至矣。是以夫子心舉此四者以言之也是吾憂也者言此是吾所自謂以為憂者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者致諸其所通而達暢也。夭平聲。

其中之所舍者記而徐徐也詩桃之夭夭義與此同

此夫子平日所居於燕間而門弟子輩望見之記其動容氣象者也申申如者燕居之容也不日然而日如者蓋謂有如此之情狀也夭夭如者記其氣志也蓋謂其氣志有所舍文理温然時見也編者此錄之者蓋因有前章夫子謂四者是吾憂也之語懼學者或遂以夫子之間燕為或有肆然者故特為錄此以明夫子雖即間燕之時而其存存者未嘗亡之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甚者語物之所

來過其規之辭也衰者視之其初來者漸減去之稱也周公者文王之子名且有聖德輔成王作禮樂

此因前申天更見其中所有之實也甚矣吾衰也者蓋夫子不自謂其氣力當如是衰減而至是始覺之故曰甚矣也久矣者歎其不見之之已久之辭也夫子之所學恒希德至如周公其壯時想慕之至有時夢寐見其人矣及其晚則以氣力已衰之故其專精不復能如其少壯之時是以自歎之也觀此則知夫子不唯於其燕居不釋其温思而雖於寢夢之間其心未嘗忘希得進德之志者矣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志者心之所之也道者民

所從順天命之迹也先聖為之作詩書禮樂以為教  
具以道所行之象寓之其中使民學以自得焉據者  
依籍於其物而弗去之稱也德者如孝悌忠信之類  
即是也依者違之反蓋視其所存而以身相從之稱  
也仁者勉強以行義之德也游者所謂勿當而為必  
有事焉者即是也藝者植也凡人之學射御書數若  
經術其意猶藝植以期其生成也蓋皆欲  
以成其材德於已身者故皆稱之曰藝

此夫子告學者以立志任道之大要也志於道者  
欲以其心之所之不違君子之道也易繫辭傳云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今據於德則身乃得為其人  
夫然後道行乎其中矣故曰據於德入德有深淺  
蓋其澤之所被大小廣狹又復不同而人或止其  
材之所近不復勉進於是聞義不能徙不善不

能改者矣惟依於仁則其德日博故曰依於仁依  
於仁者日從事於仁而不舍者也仁也者即已欲  
不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而以得焉者也仁非知  
不成知非義與文不明義與文寓於禮樂禮樂謂  
之藝唯人之於學藝必以其義文之貫融於中然  
後始成不然而或欲以速成則其義不徧其文不  
昭是故君子之學貴之游焉息焉故曰游於藝也  
○子曰自行束脩已上吾未嘗無誨焉束脩者謂以  
古人聘問輕者多用之如禮記云大夫束脩之問不  
出竟又云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  
執脩以將命是  
也誨解見前

此章明夫子之以其所行教門人也自行束脩已上蓋謂童子稍長有智惠而如束脩之問乃能行執之之禮以將命者以上也吾未嘗無誨者蓋自明其似無誨者之實有所誨者也夫子以躬行示人儀則故自行束脩已上未嘗無誨焉蓋以見教人不啻言語也而此亦夫子依於仁之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也憤者心氣奮滿而興之稱也啓者令越限闕而以導取之之稱也悱者心之所通方疑貳於兩端之稱也發者出內之所會於其外之稱也隅角也

此章夫子執教權而以待學者之法也蓋夫子雖

欲誨諸人而其所不欲者亦未欲強之也是以常操其躬行以示諸人而其言語以啓發其人者乃隨其志之敦薄未嘗自沽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古語也言教人之法一視其學者之誠實以與之其人欲聞學之心誠切則其激厲之氣必見於其言行所謂憤也若未至如是者不示之以其道所當從所謂不啓也彼已入于吾道而疑或闕焉則彼方爾理之所謂悱也若未至如是者不爲之除其蔽罔出其困圍所謂不發也古人所教人之法蓋如此是以夫子之教人亦正以斯義譬如

喻有四隅之物夫子為之僅舉一隅其人果真好學則必更自詳覆其所示以能對證反舉其所餘之三隅矣若不能對證反舉者雖其他日不復與其人舉教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此章乃與夫子誨束脩已上者其旨同而足以見其事之一端者故編者特為錄之於此也夫子與人交致誠信極懇惻見人之所哀如已有其哀於其所樂益亦然也是以雖食於有喪者之側亦以

其所悲戚體之以為已情而又以見之於其行是以未嘗以飽也子於是日以下編者并記之者以見夫子之誠實不徒以外貌禮飾也夫朝哭夕不歌則又可以見夫未嘗飽之為其情不止其於食而已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子路日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猶行者



也河黃河其水湍急不可徒涉者懼者思以其所被浸入之稱也成者謂成其功業也

此章乃夫子述古誨人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之旨而編者錄之於此者因以推其旨以及於出處之所志也子路曰已下乃又以其可因以見行藏所志之微旨故并錄之也用之則行者言有人用之則爲之發而行之也舍之則藏者言無人用之則懷藏之而不敢發也用行舍藏乃與前不憤排不啓發之意同惟我與爾有是夫者蓋夫子視諸人之志操好自顯揚矜誇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是以謂之曰如是摠德之操則惟我固有之

而其餘唯爾獨有之耶子路聞夫子謂顏淵之言以爲人材亦各有所長爾至好勇則顏淵不敢望於已也是以發前問其意蓋暗望夫子之答之曰與已而夫子之答繼之也暴虎馮河者恃勇力而妄進者也死而無悔者猶不自知其非也其若是者夫子不與也臨事而懼者謂及臨事先思其難也好謀而成者謂慮難審勢預設之先後進退取舍以圖其所成者也蓋戰陣之間非不貴敢進冒突之士然夫子之所志其間乃在總其全軍而制之臧否則彼負氣奮力之勇非其間所參與者唯

當超然獨慮決然自處以從其事爾即欲究其必  
如之則不無可言蓋唯獨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之士則夫子或有與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執鞭者賤者之所役

此編者錄之以釋夫子舍之則藏之義也言夫富  
者為人之所欲之物矣其已如彼者而可求而得  
之則其於所緣求之之地位豈又擇其處耶雖乃  
執鞭之賤役而夫子又將不辭為之也然汝且謂  
富為如何物將為可求耶將不可求耶如不可求

者則我且從吾所好而去就必以其義也蓋夫子  
數見邦君率皆直其道不居卑污之行而人或勸  
夫子以姑屈其道以取夫卿相之富榮故夫子以  
此訊之其人也夫子意蓋以為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苟道可得行則富自至不待屈道就下賤矣苟  
道不可行則雖屈道就下賤而富不可至矣然則  
士已志道者亦浩然自行其所好而可也已觀此  
則知夫子舍之則藏者亦非不欲其行之而此亦  
有命猶富之不可以人為而致者故斷然藏之不  
復出之以求得見知者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祭統云：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致神物之來格，而攝以我形之稱也。是以齋者不飲酒，不茹葷，謂不食葱、蒜、胡荽之類。戒則男女異寢處，不吊喪，問疾，并預凶穢雜事。於是內氣清潔，嗜欲不擾，可以交於神明也。戰，戰鬪也。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則吾之所以死生存亡者，朱說得之矣。慎者，慮其失而保持之稱也。前章所言乃慎戰之一端。

此章乃編者因前答子路之言，更錄此以并見夫子平日所慎之類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古人雖於所學亦往往用齋，如莊子仲尼曰：齋吾將語若。及素問云：雷公致齋七日，即是也。韶，舜樂名。解見前圖者，謂設象以知其物也。

此章更復發子慎於齊之義也。在齊在齊國也夫。

子聞韶，樂德音之美，而學之，其心欲因習其德音之和，以自成其血氣之化，而又自恐其血氣擾起於中，不能受物也。於是自訖其嗜慾，日却其肉味，不食，以至於三月，殆如不知有肉味之美者然也。不圖者，言於未為之前，未嘗思到其當有如此者也。為樂者，學之也。至於斯者，即謂三月不知肉味也。蓋雖夫子，其初所未嘗自知者，是以久之自學其酷好也。此又可以觀夫子他日於齊致慎之所用其心者，故編之於此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為猶輔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

刺聵公薨而國人立刺聵之子輒於是言納刺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刺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者應以任其意之辭伯夷叔齊據史記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耻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饑而死

此章明夫子之舍藏亦依於仁而然也冉有疑出公或有可輔之道故問之子貢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者蓋欲因舉夷齊以探之也而子貢舉夷齊之事以為問者蓋出公不肯讓其位於其父而相拒

戰者此與夷齊之義相反者而夫子今賢夷齊則是其不狂道以臣事出公者可知故也怨者謂怨天也伯夷叔齊獨為行其道饑而死以俗情觀之此宜怨天之不報施者然而子貢乃又以為夫子之盛德固當得其命位以宣其治化而夫子唯以其不狂道事人是以不能得其遇者爾於是欲知夫子自謙其不富且貴乎否如夫夷齊怨饑死又大於不富且貴者故即舉以問之也然如夷齊之所求初非與俗人之所求同也蓋為萬世為人臣子兄弟者舉其宜行之義以明其道乃其所饑而

死者亦求而得之者爾非自天饑之也是故夷齊之行譬如夫天能報施於人不能自報施也已然則何怨之有故夫子答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子貢及聞夫子所答則又知夫子之不富且貴者亦自求而居之者於是又益知夫子之不可枉道事人之志決然不疑矣所以出曰夫子不為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飲水者代酒漿之用也曲肱者屈臂幹而曲之也曲肱而枕之者言無枕褥也浮者不底止而出以麗於外之稱浮雲者稱行雲之暫留住者也

此夫子不欲富且貴之旨飯麤食飲水曲肱而枕之謂貧之尤甚者言雖甚貧至於若此者而苟能求其可樂之所則樂亦在其中矣蓋行不違義則可得樂其天也不義而富且貴者謂阿曲諂諛以獲寵幸至卿相之位者也於我如浮雲者言人或以為可得而長有也而於我視之猶如浮雲之不可保其在者矣是以知飯蔬飲水樂亦在其中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集注云劉

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佗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由是推之集注之

說近是當從之為是矣易之為義幽深精微漢司馬遷云非通人達材孰能注意乎則其學之難通者亦可知也然古之所謂學者與今之所謂學大異蓋今之所謂學者理其文而通其義其所事者獨止於簡編策書之間而已古之所謂學者則不然既達其文義復溫諸心以施之躬行成之德性然後始謂之學如本經諸篇中所云學及此學易亦皆斯義非夫子未能通而以學之之謂也

此章述夫子之好學且樂天也加我數年者蓋此時夫子年已老而自意近死故云爾也卒以學易者本常學易而其意未自得故猶欲得卒其業也曰可以無太過矣者蓋易之為道一以吉凶悔吝撰之要道故易大傳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亦以言凶悔吝之所要莫大於无咎者故也而所謂無

過即所謂无咎夫子所以有是言也但漢以來儒者為易率多妄解謬說蓋余潛心易義二十餘年始得通其大要蓋易之八卦及六十四卦並皆出於其名名有其義義有其物物有其聲聲有其義氣有其形形氣之所可類而萬物之情睹焉故曰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闢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故彖文繇辭又就其所開各卦名物之道觀其象擬其物宜以吉凶斷之然後生焉者也是故彖文諸繇雖聖人之作之而猶天之告其命者矣夫子乃於是學之以冀

其由以得無大過乃亦以樂天命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者謂率導舊常之正者也言者宣

發以通意者之稱故一字固可謂之言一句亦可謂之言要之凡緣聲以宣意者長短多少皆謂之言也

此章言夫子之述古也聲隨地殊音隨代異而聲

音之訛其義隨轉其所關係甚大况詩假文言以

昭其志書載古言以宜其義至如周易專又主聲

音夫子所以於詩書必置當代之聲音而雅其所

言也周易固當雅其言而不言之者蓋以其義比

之諸經最屬幽深精微非其人不足以通是以雖

其門人如游夏之徒罕聞其言而本經所見僅僅

一語而編錄者乃知其旨正同故特錄此於學易

章之後而以見其義也執禮皆雅言者夫子平日

執禮以誨人亦皆用雅言也蓋禮當夫子之時雖

周室既衰而典刑尚在人日用之而無籍書策乃

其講習之際亦多聞見者為之師而鮮聞見者為

之弟子而已故禮與詩書別而特言執也然禮亦

聖人所制作其義之所寓亦莫外於名器即其言

一訛則古義無所見是以執禮皆雅言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

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葉公

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愚按葉公所問問其為入也故夫子亦曰其為人也云爾者貌前言之肯之辭

此章承前數章之義而總結之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者蓋以夫子聖德未易名言而辭之也子曰女奚不曰以下夫子聞子路不對之事更自言以惜其不告以此也發憤忘食者乃三月不知肉味之類即是也樂以忘憂者乃舍之則藏及不欲不義之富貴之類即是也不知老之將至者加我數年學易之類即是也觀此則知夫子唯念念在於循道成德而死生榮辱皆未嘗以動其

善心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此章編錄者更欲明夫子之所能成其德者亦唯其立志如前章所言者是以得之也故繼以此章以實之也生而知之者制作所起之原也夫子唯以好古敏求故其德乃得成如生知也夫子蓋以述古為任故云爾也敏以求之者即亦學而不厭之類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者民之所駭異如國語所云木石水土之怪者力者力量異常之事如左傳所云投蓋挾輈者是也亂者悖惡亂倫常之事如臣子殺逆奸盜淫暴是也神者鬼神幽



渺不測之事如神降於莘神求瓊弁之類是也有人問則答未嘗自起語端故曰不語也蓋如言衛靈公無道亦答於人問也

此乃夫子之教以其所行者也惟力亂神四者非世所無者而夫子所以不語者蓋世之所傳此四者率多虛妄不根縱令其果實信然其事非常有也是以其語之者近誣而聽之者生惑此不啻無益而且有害夫子欲教以其所行是以夫子不語之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章以明觀於其行而可以取裨益之義也三人行者謂其事同而三人之所行各異也必有我師焉者言我苟能留意以察之三者之間則必有得可以師法者也擇其善以下乃求之之法也蓋三人事同而行殊則其間乃必有善與未善又有不善於是舍其未善而取其善者是於我所欲行得從善之師也我行若嘗與不善者同則顧省以改之是得改不善之師也夫子此語蓋言苟能敏而求之則不必聞其言而後取益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也出於桓公

故又稱桓魋氏，魋，嫉夫子之材能，故夫子過宋，伐樹不殊，以待夫子之過，其下而夫子微服，過去之魋竟不能加害，事見於史記及孔氏家語，生者天氣流施於其形之所稟，而以作焉者之稱也，德，德予也。

此足以見夫子自信而安命之旨，是以錄之者，而此當是未過宋前，聞魋欲加害時之語也。天生德於予者，言天以生德予於予也。即亦死生有命之旨也。桓魋其如予何者，言生已以天之所德予者，則死亦以天之所奪者，而非桓魋之所得而制之者。爾然則雖使百計加害，而苟天之所未奪者，必靡得如之何也。編者錄之以見夫子於其死生之所達觀也。觀此則知彼富貴亦非可求而得之者。

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二三子者，指侍坐諸子，爾，身也。無隱乎，下略。二三子，三字也。

此章亦夫子教以其行之旨也。蓋夫子之所教，不以其言，而以其行，是以於其言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於其行也。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此夫子所教人之旨也。夫子因而復思之，其教法之若此也。諸弟子其或以爲有靳秘不言邪？故曰：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槩推從前之所

行之辭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言夫子不欲以言教而欲以行教。故其所行無一不與其門人舉其宜法者也是。丘也者即明其身所常任之志而以證雖前日亦當無隱之事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所雅言詩書及執禮即是也行者雜見上數章者即

是也

此章總結自篇始至此諸章之義也。子以四教者言夫子所以教示人者凡有四物不必獨以其言也。文之弊或徒以飾其所言而已行之弊或徒以偽其所出而已。文以昭其德則忠行以載其常則

信要之有忠信之實然後文與行可以致其美矣。

此夫子之所以教示必用四物之旨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

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素難乎有恒矣。聖人者德博而化大

者其詳已見於前君子者知仁而常猶之者其德有常故聖之次也善人者好遷善而不戻者可以造於君子之人也有恒者不知為不知之類未見其遷善故善人之次也然此蓋類集夫子異時之語者也

此章明文以成其忠之道也。吾不得而見之矣者以時俗已衰故以為當無若人也。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其德大小之所相次之秩序也。亡而為有

者亡識之而為有識之貌也蓋就文章而言之也  
虛而為盈者蓋就心情而言之凡有文章者當又  
內溫以實其德性而或從踈慢不務保之則是其  
德性常不守而外貌徒壯是所謂虛而為盈也約  
而為泰者小人而居於君子之地位則困窘所謂  
約也君子而居於君子之地位則安適所謂泰也  
總言君子之道在於學文成德仁以守之而人或  
不道問學而徒為其貌或雖知之而不以躬成之  
或飾虛貌中心實忤則此其約屈亦已大甚矣然  
其外猶為安泰之貌此殆難入乎君子之道者矣

故曰難乎有恒矣言其人之無恒者亦宜矣蓋以  
夫三者之相反則雖欲有恒而其必難也

○子釣而不綱釣者執絲垂餌求魚也綱  
也弋以生絲繫矢仰射高鳥也宿宿

鳥射宿亦弋中之一事故無而字

此記天子之行信也夫鳥獸蟲魚之內人取而食  
之自先民而以然則不必戒其殺生但君子自為  
取之者釣弋足矣至於綱與射宿則似過貪而掩  
致亦君子所耻故不為之此夫子之行信雖以微  
事亦未嘗失其中者

○子曰益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蓋者槩略之辭識者記識也

此夫子於其文之信也與信而好古其義正同知者謂知而作之也不知而作者如夏父弗忌作逆祀臧文仲祀爰居之類卽是也知而作者如延陵季子葬其子之類乃禮運所云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者卽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如夫子吾聞諸老聃及吾從衆之類卽是也識之記之也知之次者蓋夫子自謙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互鄉鄉名愚按其難與言者疑其鄉是女閭之類與惑者蓋門人皆以夫子爲之爲非也然以夫子所喻觀之則門人之所議爲非也故書之曰惑也潔者除去其污穢而以自致清淨之稱也

此章夫子誨人待人之志也編者以其有裨於依於仁之學因錄之也互鄉之俗蓋有不善之風習難與言善而其童子見夫子請教夫子受之於是門人惑以爲不宜受也與其進也已下三句夫子於是告之以其可受之義也蓋言吾所以受之者以彼已請教則是爲不安其俗而進也然則與之可已且其所與者不爲與其退者也如門人輩所惑者又何唯於互鄉之人疾之之甚也人潔已以

下因又推其義及平日與人相接之義所以更端而言也潔已以進者謂人有過者自改而進也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言如若此者汝輩其必將與之也然其與之之情亦不能保其復往也今之於互鄉受之亦猶之夫不保其往者也前數章立舉夫子之揚德依仁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斯語辭古文率屬上句貌物之

理向其若是之辭遠乎哉者遠乎者舉人或或以為遠乎也哉者以示其言之不當也

此章為前依仁示其效也仁遠乎哉者言人或聞仁之當求而後得之而以為仁之為德至大矣非

所易求也且自願身甚劣下恐難得而及也是以言此以告其違人之不遠也我欲仁以下明其不遠之由也言我身之所志至於為入所謂欲仁斯人乃推我以仁之行而我不得不索從事於仁故曰仁至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心知之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

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朱氏云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如此巫馬姓期字孔子弟

子名施相助，匪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同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講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此章乃我欲仁，斯仁至矣之事也。陳司敗素知昭公違禮而故問之者，欲聞其答云何也。孔子當是時，諱言君惡，乃答曰：知禮而司敗揖，巫馬期譏其答之不當者，不知臣子之義當云爾也。及巫馬期以告，夫子更曰：丘也幸者，蓋夫子常以道為己，任司敗亦望之為君子，雖乃一言一動之微，必為所議，其當否，夫子則愈更不得不常從事於仁焉。夫子是以自幸之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歌者歌詩也，善者善其歌。

法也。蓋其曲有繁瘠，廉肉節奏，足以動人之良心者，也。學記云：善歌者使人繼其聲，亦謂其使聞者樂其聲，悅其音，以從之也。和者，其人歌以宮，從之，歌商以繼其聲也。

此亦游於藝之事也。夫子與人歌詩，而或善其歌法，必使反之者，所以使其人知其善也。和者，夫子因繼其聲也。編者錄之者，以記夫子於其藝有從容之氣象。

○子曰：文莫吾猶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章亦以其文歸于躬行也。文，謂文藝也。文莫吾猶人也者，言若徒言文藝，則豈莫曰吾猶人也。然吾所以謙之者，蓋文能施之躬，以行夫君子之道。

始可貴之爾今未能躬行之而徒達文藝耳是以自謙言之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且智夫子既聖矣此所言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蓋因子貢之言以言之也公西華字子華孔子門弟子云爾者言如其所云也

此章明夫子躬行而未敢自居仁也言若聖與仁其事至大而其德至高者矣雖子貢言之而吾豈敢受其名乎雖然至其所謂為之不厭誨人不倦

者或當如其言也正唯者言正如夫子所言者無論聖仁之然否而唯其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者難學到其地蓋更推夫子之聖德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不違天神之所鑿祐之稱也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上下謂天地日月神地日祇

此章見夫子之遵道依仁正以敬天命而然者也子疾病之時子路請夫子用禱祭夫子曰有諸問古人有為此乎否也子路因引誅辭以對而夫子常敬天命而身順之循天道而躬履之蓋以其身



置於鬼神所來祐之地者禱莫大於是者故曰丘之禱久矣又按曰有諸乃亦夫子好古之一徵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奢解見前不遜者謂當為之下而不肯下也儉解見前固者物泥不易也

此乃夫子所以為好古且尚儉之旨也奢則氣易驕或失其當讓而陷於不遜矣儉則氣喜守或失其當遷者而陷於固矣俱皆未得其中者耳然而不遜則其弊必之侮聖慢賢矣固則其弊徒未能遷其善耳故曰與其不孫也寧固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者土平行明日無所不見之貌蕩

蕩者從之而無所見涯極之貌戚戚者踟躕難伸之貌

此明君子體道之情狀而小人則與之相反而前桓離禱病之數章皆歸要於此也君子內空已之所有而外從道之所注故有坦蕩蕩之情狀小人常抱一己之情而與夫至公之道相應不愧於彼則作於此以終其身故曰小人長戚戚也述而不作乃亦由此坦蕩蕩之意思而然者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者心自奮進而以率其身不惰也

前已錄夫子之言於此又記夫子之容貌德輝而以見相符合應發顯之義也温而厲者見夫子之所

學也威而不猛者見夫子之所誨人也恭而安者見夫子之所於其命也

泰伯第八

此篇承前篇之旨更明成德之至要在以禮義默而存之也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泰伯之次為仲雍仲雍之次為季歷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史記曰太王欲立季歷以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所謂德讓指此事也而後儒往往疑太王之時周業尙微泰伯之讓未于何以稱以天下哉愚按書曰太王肇基王迹詩曰實始翦商蓋太王始遷岐下周原周邦之立實自太王故曰肇基也

太王知文王之聖欲傳之以國者無非張大周室之謀也至武王來平殷亂者亦一本於此故曰實始翦商也泰伯亦自知張大周室之林不如文王也故遂逃之荆蠻至文王果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則周之王業又定此德讓之間周人於文王以前之代都皆以是義論之雖乃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之義亦皆莫不以是義詩大雅大明篇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華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此於泰伯未遜讓之前已稱天命文王後世武王伐商之事亦本諸當時以言之則可以見周公論述之義是矣是以夫子論泰伯亦其置辭引義一遵舊文稱以天下也又按泰伯既為吳開國之祖則亦非全無經營天下之材也然而此稱以天下者言以致天下安定之事非已所能而以讓之也非讓天下也又凡稱日至者皆以人事之所已不能及之地位如此日至德中庸至誠者是也

前篇備述脩德之事與揚言于譽殊途故此篇首承之舉其義尤至大者也三以天下讓者言泰伯

始一讓之於季歷而遂以及之于文王于武王故  
 曰三讓也民無得而稱焉者言其行事無迹默慮  
 潛斷民無得其一言一語而稱焉矣夫遵德徇名  
 之間相去無幾矣是以脩德之士或議于名迹以  
 決其取舍而今如泰伯所行卓然脫名塊然專德  
 故曰可謂至德也已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  
 亂直而無禮則絞恭慎解見前憊與憊同蓋當止其  
 之來而心顧遠巡居後之稱故或  
 訓恐懼或訓意不合非有二義也知斷決不阻懼而  
 以趨日勇也順倫理不敢撓屈之謂直絞者於中間  
 藏我之處以其止而不  
 不復容佗之稱也

前章已言至德此章因明德又不可不待禮而行  
 也恭者所以讓也其德非不美也然恭者不敢勞  
 入是以其接物應事之際不有禮分義類則不能  
 使其當使而獨勞其身矣慎者所以保也故每事  
 而審是故不有禮知斷決則不能略其當略者而  
 憊憊焉亡可進取矣勇者所以克也然不有禮以  
 順倫理則不能辟其所當辟者而以擾亂其紀綱  
 矣直者所以行也然不有禮權其輕重則不能變  
 其當變而絞焉拘束矣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篤者篤

所嚮進不易其方之稱也

前已明德必當待禮以致其美而禮之所分義類  
 知斷決順倫理權輕重者又當先施之於其實故  
 以此補之也篤於親者謂篤愛於親也曲禮云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親是故君子篤愛於親  
 者必由其禮而使民觀感以化而興相慈恤之行  
 故曰民興於仁禮有繼往追遠之義在上君子又  
 務不為喜新特而遺棄故舊則民亦耻為一切苟  
 且之事而風俗成淳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啓解見前詩小昊之篇第六章之語小昊篇首言旻  
 天疾威不可測次言慎身以免其災答至第六章乃  
 言其戒慎恐懼之當如此日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  
 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  
 常當恐其失陷以為心也

此因曾子臨終之言以見君子依禮之志也啓予  
 足啓予手次引詩者言自今將啓予如履薄冰之  
 足啓予援持物以如臨深淵之手也蓋天命靡常  
 唯守禮依義無以缺失者庶可以免矣曾子平恒  
 以此為念至今之將沒始知其既免也小子者蓋  
 欲小子皆以如此為心故召而告之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非所期而至謂之暴所當至而不會謂之慢都外之邑曰鄙言與其中畔也倍者之其外敵之稱也

此章亦曾子將死之言而君子於禮之所貴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疾之時曾子言之也鳥之將死其鳴也人聞哀之人之將死其言也人聞善之善之則或誦之終身不已曾子言之蓋欲孟敬子識之不忘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者言古君子之

於道所貴之者凡有三事也蓋君子常不離道故其修己接物一皆以其道動容貌者蓋謂不敢怠惰其四體以執其禮也正顏色者蓋謂期人以其道也出辭氣者蓋謂修辭於中以言宣之其氣也大抵人忽之而後暴至焉人侮之而後慢至焉君子已自動其容貌以執其莊敬則人亦不敢以侮忽待之是以君子勉之則遠暴慢也凡思與其位當則正與其事專則正與其人誠則正中苟一正則顏色亦必從之矣君子之正顏色者見不由其邪也內能除其邪而專誠形於外則人自愧不忍

欺亦必以信應焉。但期人以其道者，發其不由邪之色，而後人去，輕寃而歸于誠厚矣。君子學以成德，又修其文辭於中，是以其德永久而能不壞矣。故君子之所出其辭氣者，民皆觀其文而仰其義焉矣。民有褊心者，聞於中行，於是或刺君子以鄙下也，及聞其文義而始知已言之非也，或初雖不知，姑且從之，而及中疑猜，讎然倍之矣。然而及察其氣節而始自覺已智之惑也。然則辭氣者，君子之所修其德而通其義者也。是以君子出辭氣則遠鄙倍也。君子修此三者以依其道而遂，乃有彼

三事之效，是以謂其道貴也。世或不知是義，乃曰：遵豆之事，禮之所重，而道之所貴也。殊不知此禮之末節，而道之糟粕。先王別設其官，守之儀節，記之等數。君子若欲講其物，則有司存焉，可以訪問而明之，則非其所貴者，亦可知也。曾子所稱道者，先王之道，乃兼德禮言之者，是以末言遵豆之事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能者能行之也，多者聞見多也。有者有識也，實者德性實也。犯者謂冒觸以進也，校者計校也。

此正與前篇亡而為有虛而為實之章意相反對者而欲學泰伯之至德者當須必從事於斯而以得之矣是以錄之于此也有若無實若虛者言其為問之時深自謙抑情貌若此也犯而不校者言人之答之其辭或詬厲相加或繼之以形色逆戾之類若在他入受之其必因此忿恚以較之其所過而此則一槩釋置不復介意也有若無實若虛發之於已而犯而不校以與人應渾然無迹純然無已可謂尚德之至者矣吾友昔賢以為是顏淵或當不失也前章云遠鄙倍暴慢然則君子固不

欲近人之暴慢鄙倍此章云犯而不校然則君子雖正其顏色出其辭氣然小入或有犯焉者則君子亦不與計較其過而復自反其德而已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六尺謂十五歲也百里者謂公

侯之國也

前章已說君子之不與小人計較之平行此章因又明君子所必執守之大節也其人不欺幼弱不貳存沒則可以託六尺之孤令之攝其政矣其人下不以私害公不以利妨義則可以寄百里之命令

之出號令矣孤與政已見寄託因以遇其難而死  
 生存亡繫焉之時卓然固守不爽其信者所謂臨  
 大節而不可奪者也雖然事有成敗運有泰否而  
 世或見其因以身歿事敗者則以為非君子人也  
 此鄙夫之見解不足與議也會子欲人不拘其成  
 敗泰否以取其節也且因其所有疑者設之辭曰  
 君子人與因復決之曰君子人也是所以丁寧反  
 覆致其辭之旨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  
 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弘者謂張大其中  
 以俾可盡容受其

物也毅者謂當其所行雖遇深阻而必致之其止也  
 任者其身所負荷之任也道者當行從之之道也

此章明弘毅而後能執守大節也任重而道遠者  
 預料之辭仁以為己任者言仁之為務甚大其德  
 澤之所被廣遠者始謂之仁矣則其事極非容易  
 是故天下謂之仁者蓋有非一人所能任者而士  
 將以其身任其事者也會子欲明此旨故曰仁以  
 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者蓋時已不可人亦  
 謂之當已者已獨不可已之辭如蜀相諸葛亮  
 凡事如是難可逆料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  
 敗利鈍非臣之明所逆覩也者正得此章之意者



也節已不可以屈而處之甚難則視其生却不如  
其死故待其死期之至日甚一日譬如行道路之  
人日暮尙未得到其宿止而計其相距之里程謂  
之遠故曰不亦遠乎士已以仁爲己任則其所遇  
或有若此者亦未可料故不可不弘毅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興立解皆已見前

此章因上已說士之不可不弘毅乃舉得成弘毅  
之德之所本生者也詩三百每篇皆古人言志之  
所作而聖人次序之先後以象成德之言教學者  
令諷習學者以意逆志成章而達焉則德言沃於

中而其志意遂決於從道矣禮者先王之所制以  
親親尊賢之宜寓之於宮室器物及人事動作進  
退之間者學禮則德行有所儀式乃於前所興詩  
之志行之有得其方而以能巖然彈立不反矣樂  
者歌以詩行以節奏以象德行之流動者也君子  
有樂於此而德義熟於中外矣故曰興於詩立於  
禮成於樂蓋語君子由禮樂以成其德行之義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者指所承於我之羣醜之稱也  
此章言導民之方且示前成於樂之義兼涉化民  
之旨也之者指道與德也知之者君子之事也知

之者以躬行率之而後民可使以儆而由之不然  
民德安於為下而窒於上達者也雖欲以喻之而  
又不欲知之而已故曰不可使知之夫樂者成德  
之象也君子學焉以成其德而君子之行民儆焉  
則風化成焉編者欲示斯義故以相次焉矣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此章明前顏子犯而不撓之故也勇固可嘉矣然  
好之則多暴貧固難處矣然疾之則多濫暴與濫  
人之被其害者必多矣此二者其惡明白易知先  
舉此者蓋假之以明疾不仁之為亂也不仁人可

厭猶貧之可厭惡者也然凡仁之所以貴者以其  
不好亂也今疾不仁人已甚則其或至於方茂爾  
惡相爾矛矣豈非亂斯民者乎故曰君子如夷惡  
怒是違蓋惡夫亂故也郝敬曰好勇疾貧者常由  
小人疾不仁已甚者常由君子漢唐宋之亡也皆  
君子誤國聖言其著蔡矣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  
也已周公周公且也驕者其氣盛滿難從制伏之  
稱也吝者慳也後之所當逮而不繼之稱也  
此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之旨也周公能文  
能武戡亂致治制作禮樂可謂材能至矣曰如有

者猶云雖如有周公之材之美之人也使驕且吝者言使其人固有驕且吝之病矜已之有不欲人之有也其餘不足觀也已者言凡觀於其人者是欲以觀知其內德之美也君子以天地之心為心小人但知有己身是以心之驕吝故此二病足以槩其人雖有材美祇以為驕吝之資豈足觀乎蓋痛抑驕吝之辭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鄭玄云穀祿也今按如邦有道

穀之

此章為前有疾貧之言錄之也言如其人學已歷

三年而日已所學未至於可以錄仕者蓋其所期成者不在外飾而在成德者不易得也者言如此之人甚少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

此章篤信好學者三年學不至於穀也守死善道者臨大節不可奪及死而後已者也篤信至則隱蓋語古君子立志處身之義邦有道以下因推言其義也篤信者進道不倦尚古不違也守死善道

者彊立堅守至死不可奪必由善人之道也危邦者勢將傾覆敗亡之國也不入者言在他邦則不求以入其國也亂邦者上下倒錯無倫之國也不居者言在其國則必避之徙他邦也天下有道則見者言其道之取舍與其邦之取舍合以得自顯達也無道則隱者言其道之取舍與諸邦之取舍不合以不得顯達而晦隱也邦有道以下言君子處世之義已如上所言則士居有道之邦者理當自發顯達揚而貧且賤焉者此其道有所未盡者故曰耻也邦無道則固當違之而行而富且貴者

不彊立堅守而枉其道者故曰耻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

此章蓋因前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其義嫌為保身遺君者故更錄之也言士固不無憂民之心而其居危亂之邦或卷而懷之或違之他邦者蓋其政事之得失唯當得其位者而後謀之若夫越次妄言者是自無其位者耳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據史記周厲王時樂官名關雎詩周南首篇亂樂之終也楚辭漢賦篇末多作亂辭蓋倣樂章之有亂也然亂名本

出於橫流而濟之之義蓋前後兩篇之間其義稍難  
 相關涉者以此濟之故名之曰亂也而如楚辭漢賦  
 之亂乃徒倣名之者耳據夫子此語考之蓋關雎舊  
 唯二章至師摯始作第三章以補其篇意之所未定  
 者故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也洋洋者水流廣衍不  
 已之貌又按盈耳之盈與關雎窈窕之窈字相映又  
 按古言樂詩之文意者其作辭率多如言其音節如  
 左傳吳季札論諸國風二雅亦皆然故此亦曰盈耳  
 哉

此章以見成於樂之大旨且與前篤信好學者其  
 義相關涉故錄之于此也言師摯之所始補添關  
 雎之亂而其辭氣之狀洋洋焉盈耳哉言其聲自  
 來入人不得不聽樂之也蓋關雎之詩意大抵以  
 淑女譬德性之善而以為君子之所好述因使人

求之其求之之法雖不得之而思服之稍一轉則  
 反側生矣其第三章乃直指其思服久之不釋之  
 時謂之與君子為友使人聞之有樂從不厭之思  
 故曰洋洋乎盈耳哉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  
 矣狂直解並見前侗者內智不能察物之稱也愿者  
 每事繹之其心而厚謹者之稱也慥慥者不生畔  
 異而以從物者之貌

此章夫子斥人之所行有與其資質相反者之言  
 編錄者以備前章篤信之案也狂者直率從物而  
 少委曲故狂者多直侗者智昧照物而內多怯故

侗者多愿慳慳者守成而已故慳慳者多信此為人之常情若乃不直不愿不信殆當以常情之外待之蓋其人從慾之情勝則內自棄其德性以作悖戾之行夫德性與天命相順者而後其資質始有常紀其為人乃可以揆知矣今三人與之反者是以夫子不知之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此備好學之案也言學之難也雖其人存存勉之如後行者懼不及而壹趨之然夫子猶恐其人或失其所業也蓋學亦不毅則不可就矣曾子啓手

足之語亦乃此意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巍巍高大之貌

舜受堯禪禹受舜禪而君天下與禎也

此章以下皆夫子論古聖人之語以重發至德之義也言舜禹皆已受禪而有天下也而其視天下猶與已事不相關預者也其事詳下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蕩蕩者物不見其涯際之貌煥乎者彼此之間條理分晰顯著之稱也言堯欲得君天下之道而觀視天地萬物之理其

能行四時成百物事功大者莫如天然而天事浩蕩取則甚難是固他人小德之所難及者而唯堯能則之也是以堯之君天下其德能廣大光明覆育萬物卓立乎無形無朕之外又能不失其所尊自下望之唯見其能蕩然甚大無所可取名稱也後巍巍乎以下重明其又非蕩然而已也其有成功也者言其時所舉之事皆有能成其功也其有文章者言其舉廢之迹各有其條理可取以為法也此乃從其知者稱之之辭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

五人者謂禹稷契皋陶伯益也亂臣可託其終之臣也據左傳襄二十八年求崔杼

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莽蓋亂字本有治終而濟之之義乃詩賦之有亂亦取是以稱者而能為其君治其歿後之事之臣即所謂亂臣也故穆子亦於此言崔杼之臣無能藏其尸亦引此語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闢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邑姜也

此夫子論人材難得之言而編者錄之於此者蓋以明堯舜之治專亦任人者也且以見堯之則天舜之不與其所主者唯在其觀人而舉知賢而任者也才難者謂材難得也不其然乎者猶言豈不

其事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者言陶唐有虞兩氏之際天下文明之至治於斯為盛者言於斯得五人稱之為盛則其難得者可以見也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者言至於武王所稱十人者其中亦有一婦人焉則此亦僅有九人而強以一婦人足其十數者而已並皆言材之難得之辭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文王之時若使其挾六州之眾攻紂則其事未見難焉者而尚服事之不已蓋文王之於天下也

其意唯在從民心以為之而不在從己以為之也是故天下之民心未欲滅殷則因以事之矣其唯不在從己以為之也故可謂之至德也已矣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亦唯一任民而治不以己者猶與文王於天下之義同泰伯之讓文王之事殷皆以至德稱者蓋以其德行有非常情之所能測者而獨自盡其道不因其身之有富貴榮名以議其行者故皆以至德稱耳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



然矣

非薄也黻冕禮服也溝洫者天下萬邦庶民所耕田畝之溝洫也

此章亦言禹之至德也非飲食飲食以粗薄也致孝者致孝享宗廟也致美乎黻冕者言於黻冕之文飾盡其觀美也卑宮室者言作其宮室不使高大也盡力乎溝洫者言為民田溝洫水利盡天下之民力以事之也無間然者言禹於其身之所奉養一從儉嗇而於祭祀典禮及民食盡其勤矣故其德至美夫子思之似無人所可容間議也此章乃編錄者以前云舜禹之事者獨有舜臣五人之章見其不與之實而禹之事未有所徵故於此補

之也

論語集注卷之四終

